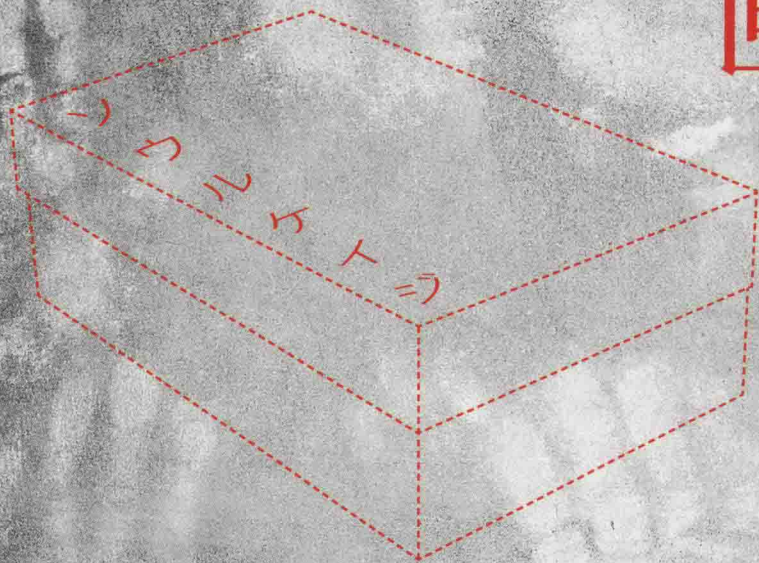


他死了，可是他还活着。
只需更换一个器皿，
此生便永无止境。

灵魂之匣

誉田哲也

著 朱明 | 译



灵魂之匣

誉田哲也

著 朱明——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1-2016-173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之匣 / (日) 誉田哲也著; 朱明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43-6376-0

I. ①灵… II. ①誉…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8027 号

《SOUL CAGE》

© Tetsuya Hond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灵魂之匣

作 者 【日】誉田哲也

译 者 朱 明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376-0

定 价 4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寻找唯一的真相

—— 现代推理馆 | 誉田哲也 ——

序章

不知在哪里看到的，说被判死刑的人最后都能得到馒头和香烟。

那个傍晚，三岛忠治一个人吃着馒头，馒头是三点休息的时候发下来的。不知是自己的那份没吃完留下的，还是偷偷把剩余的藏在了口袋里。馒头皮上有皱褶，豆馅儿的，类似葬礼上发的那种白馒头。他用那双没有洗过，满是污垢的手就那样吃着。

我实在不忍直视，将目光投向了窗外。窗子没有窗框，充其量是个正方形的洞。记忆里遮板不知为何被临时摘下，强烈的阳光从西边照射进来。此时的太阳恰好处在与九层楼的窗子几乎水平的位置上。

黑色大楼的影子。巨大的墓碑。一个名叫东京的广大无边的墓场。

即便如此，还是听到了蝉叫声。不，是记忆当中好像听到了。

目光回到室内，裸露着水泥的墙面和塞满了废品的麻袋，以及倚靠在那里的三岛的侧脸，全部化作黑乎乎的一片。

成为影子的侧脸在咬那个同样成为影子的馒头。没有声响。慢吞

吞的。

为了打破这种沉寂，我点燃了七星香烟。

鼻尖一阵火热。吸了一口，伴着吐出的烟雾，我说道：

“真的，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他下颌的动作立刻停了下来。但马上又开始了咀嚼。夕阳的余晖已淡去，但我从他的表情中却没有捕捉到任何情感的流露。

那双眼睛没有聚焦在室内的任何地方。飘忽地越过刚铺完地面的空荡荡的房子，穿过走廊，投向更远的地方。

“已经没有办法了啊。”

一个仅用叹息和嘴唇的活动发出的声音。那是只有在工地的施工和收拾工作都已结束，工地恢复宁静后才能听到的声音。

眶，不知哪里响起了铁管的声音。

“不管是宣告破产，还是什么，都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吧。不行的话，我去求求户部。”

他又慢吞吞地咬了一口馒头。

“……早就已经……宣告破产啦。即使那样还是不行，过不下去了，就再去借……借给我钱的是那伙人，所以我是有些心里准备……啊不，我没有那么能耐……”

一张满是污垢和灰尘的脸转向我。这个时间阳光还很炽热。但却看不到他额头上一丝的汗。

“你懂吗？一个父亲，要向饿肚子的孩子道歉说：什么都没有，没有能给你吃的东西，那是什么心情……对那扯起棕草地垫往嘴里放的孩子，我打他的手，敲他的头，用拳头揍，踢后背，踢大腿……但唯

独脸，怎么都不能打……打了脸就会留下痕迹。那样的话，有人发现孩子受了虐待，就会把他保护起来。我拼命地跟自己说，要打就打脸，要打就打脸……但不知什么时候，却已经抚摸起了孩子的脸蛋……”

三岛的脸转向前方，直直地盯着剩了一半的馒头的白色的圆圆的表面。

……软软的，小孩子的脸蛋。清清爽爽的，还有一种温柔的气息。我的脸蹭过去，会把他弄疼。而且还那么脏……但是，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哭啊？”这样一来，我就只有道歉了啊，“对不起，对不起，让你有这样的爸爸。”

夹在指尖的香烟不知不觉已经燃烧到了过滤嘴的地方。

我把烟头扔在窗边，又从口袋里掏出了烟盒，这次也让给他一支。但被他拒绝了，没办法，我只能把那支烟衔在嘴里。

他又抬起了头。

“……我们的事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说的？”

我吐出一小口烟，将烟盒与打火机放回了口袋。

“几乎是从一开始。”

“你已经知道啦？我的……那些事。”

我点头时，吐出的烟也跟着上下飘动。

“是啊……恕我直言，因为听说你那个年龄第一次高空作业。于是，就稍微做了些了解。”

“是吗？”他小声嘟囔着，声音里混杂着叹息声。

“……那么，为什么说还有其他的办法啊？”

“那个……”我挤出这两个字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过去那些日子的种种事情，混杂着堵在胸口。但是不可说出来。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说出来。

你想过儿子吗？这个问题愚蠢至极。当然是想过了。这应该是想了又想，脑浆想到发疯了，才最后得出的结论，这点我知道。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了。

“……我想的是要是能跟我商量一下就好了。”

我好不容易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他不屑地哼了一声。我的心头有种非常苦涩的东西在蔓延。确实，那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但是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

“……请回去吧。”

他站起身，把剩下的馒头填进嘴里。身上穿了一条没有什么尘土的，灰色的灯笼裤。他掸了掸屁股上的灰，拾起躺在一边的满是磨痕的安全帽。

“真的……要是让你卷入麻烦里来就不好了。所以，请回吧。”

他咚咚地踩着地板，走出了房间。到混凝土的外廊后，脚步声就开始变得像是摩擦沙土的声音，又像是拖蹭着脚走路的声音。我一直站在那里，一味地等待着香烟变成灰烬。

脚下有一个空咖啡罐。罐口处被木屑、沙砾以及捻烟头时留下的黑色烟灰弄得脏兮兮的。当吸了一半的烟落到那个罐口时，发出啾的一声，听起来是那么空寂。

听到脚手架的金属板发出的声音后，我将头伸向窗外，看到他正站在对面第三间房的外面。并没有系帽带，只是将安全帽扣在了头上。

他就这样仰头看着上面的铁管，然后手伸向金属接头，将扳手搭在了上面。

好一阵儿，保持着那个姿势没有动。

并没有在拧螺丝，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手的方向。

潮湿的风抚摸着天空。

终于，悄无声息地，他的脚挪动了一下。

一厘米。再一厘米。不，只有几毫米。

这样看下去的话，我大概会中途喊出声来。但是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他好。

在他的脚跟离开脚手架的那个瞬间，我捂住了嘴。

斜纹跑步衫的背影。最先落下的是安全帽。左脚还留在脚手架上。但那样也于事无补。他的身体以向下倾斜的姿势，离开了九层，向着地面被吸引过去。

长长的，也是短短的几秒钟。

中途撞上铁管、撞到脚手架，冲撞着、旋转着、被重力摆弄着，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停止……

完全落地的前一刻，听到咔嚓一声，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爆裂开来。

好像是头部碰到了入口处为施工而伸出去的铁管。

随后便是水泥袋落地一般的声音。

终于，他的身体横在了干涸的土地上。

头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左手腕几乎粉碎。右脚弯曲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

“啊……啊啊啊！”

还留在工地的监工和另外几个工作人员、保安等跑了过来。

我在九层吼叫。

“哎，掉下去了。从那，从那掉下去了。”

坠落地点和我之间有三个房间的距离。我觉得我大概是不会被怀疑的。

跟预想的一样——

似乎有些不近人情，这时我头脑里浮现的，竟然是这句话。

发生了那种事件后，工地上转天竟然照常开工了。现场取证等事情好像全部在昨夜完成了。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搜查取证。

那是在之后的两三天。

施工结束后，我眺望着那天的窗子，正想着这落日 and 那天很相似，这时看到了站在工地的大门处的一个小小的身影。

*

对于母亲的记忆，可以说完全没有。据说是生病去世的，可我觉得那不是真的。大概是跑掉了吧。有那样的父亲，跑掉也是情理当中的。

一个从来没有赢过钱却喜欢赌博的，无可救药软弱无能的父亲。连当天吃的米都不够，却还虚张声势地说什么偶尔吃顿大餐，结果拿出来的竟是罐装的烧鸡。即使小学生也能一眼看穿，那是用不能换钱

的老虎机的剩余金币交换的礼品。

父亲平时好像在建筑工地上班。到现在，他具体做什么已经无从知晓，但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大概是收拾垃圾，或是装卸货物之类的杂活，顶多是个保安。无论如何，我想应该不会是被叫作“职员”的需要一技之长的的工作。

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父亲是一个没本事，也没耐性的人。我想也是喝酒的缘故。整天晕晕乎乎邋邋遑遑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现在的我要是踢他一脚，应该一脚就能把他踢晕。

我上幼儿园时生活倒是也还能将就。更加糟糕的日子是从我上学校那会儿开始的。甚至连铅笔盒也买不起了。要是现在，在百元店也能买到很像样的了，但当时一般还是要去文具店。

铅笔、橡皮和本子。买了这些后就没钱了。

“……有没有一百日元左右的铅笔盒。”

褪色成焦糖色的跑步衫，破洞的工作裤，满脸胡子茬儿，浑身散发着变质了的臭汗和污垢的气味，一说话就冲出一股难闻的酒臭。

面对这样的客人，售货员虽面露难色，但也没有把我们赶出去。而就连我这个小孩子，都觉得很丢面子。

“这个三百日元的……是最便宜的了……”

最终还是死心了，结果我只能用皮筋绑着铅笔带去学校。

但是不知为何，我记得从二年级到三年级期间，还过上了相对较好的生活。不知是不是受了什么眷顾赚了大钱，或者是有人借了钱给他。那时候伙食费给得也很及时，也不用穿破裤子了。没有断粮的时候，每次还都有菜吃。

但好景不长，四年级的时候又吃不上饭了。勉强能交上伙食费，所以中午是能吃到饭的，晚饭是鱿鱼干，早饭是吐司边，这样的菜单成了我家的家常便饭。

不用说也知道，我在学校是受欺负的。同学们一连串地说我“穷鬼”“好臭”“好脏”。我心里想，好了好了，这些不用你们说我自己也知道，但有时候还是会反击。

“过来试试啊。贫穷不会痛苦，我的拳头可是会让你很痛苦的！”

其实贫穷也是相当痛苦的，那样说只是小孩子的强词夺理罢了。

那时候我并不壮实，但身手还算敏捷，还很不服输，所以打架并不在话下。只是会注意不要打得太过火。不是为对方着想，而是为自己。无用的运动只能让电池更早耗尽电量。

放学后就回到二层小木楼中的破房子里，父亲在家的话会给我做饭吃。不在的话就自己找些东西吃。当然，并不是只要父亲在家就能有饭吃的。

“对不起啊……我刚才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有了……对不住啦。”

你明明还一身酒味的啊，我心里这么想着，但还是点头说知道了。

我摆弄着草席的毛边，像往常一样，陷入了美好的妄想中。

突然，妈妈回来了。然后开始给我做汉堡包什么的。热气升起来，米饭也是热腾腾的，看上去很香。接着，妈妈说和妈妈一起生活吧。我不知道妈妈的样子，就随便找我知道的女演员来充当。不要太温柔，不需要多漂亮，最好是会过日子，有魄力一些的更好。

余贵美子什么的吧。当时不知道那个名字，但知道她的样子。最好是那样的妈妈。不然的话柴田理惠也可以。对，就是那种感觉。嘴

张得大大的笑着说，快，再吃一些啊。我想要这样的妈妈。泉子宾子也可以。要是宾子的话，应该是吃拉面吧。

啊——而至于放进我嘴里的东西嘛，鱿鱼干就好了……

想到这儿的瞬间，手突然被打了一下。

“你小子在干什么哪？”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我正攥着一把草席，要往嘴里送。大概是因为触感比较像，我的手便自作主张地把它当成鱿鱼干了。

“啊，啊啊……对不起。”

“非要吃草席不行吗？”

“啊，不是的……”

“肚子那么饿吗？”

是啊。

“……不不，没关系，再说我午饭吃了两碗呢。”

“你给我说实话！”

噫，为什么打我啊。

“没……没，没事。”

“你太烦人了！”

又开始了。贫穷无能的父亲反过来冲我大发雷霆。无能的人就是会在被说成无能时发怒。而我则选择了忍耐，全当那是一场雷阵雨。

纵使我再身手敏捷，在这个八块草席大小的空间里也无处腾挪。与其那样，不如抱紧双手双脚，尽量缩紧身体保护好要害为妙。反正我的这个父亲已经是醉到连小学生都打不过的程度了。

最终，暴风雨会过去，他会抱着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耕介……”

让你有这样的爸爸。”

真是的。除了反面教材，我从你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既没有力气，也没有胆量，更没有耐性，再加上想法朝三暮四。

“……爸爸，你为什么哭啊？”

明明是你自己打了人。应该哭的是我才对。

“耕介……”

不要抱我。你很臭的。连我都会觉得你臭，你究竟是有多臭啊。

你这样的话，倒不如用体操垫把我裹起来更好，当时的我如此想着。

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在我五年级时死掉了。据说是在在建公寓的九层坠落而死。

因为家中的电话早就不通了，我是从直接找到家里来的刑警那里知道的。刑警看我并没有要哭的样子，摸着我的头说：男子汉，真坚强。

倒不是因为坚强所以没哭。反倒是因为软弱所以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软弱所以无计可施，只能愣在那里。即便是那么无能的父亲，他在的话，多多少少也会赚些钱给我饭吃。虽说大概三天会被他打一次，但即便那样晚上也能和我一起睡觉。如果连这些都没有了，我该怎样活下去啊。一个上小学的孩子不会玩老虎机。也不能去建筑工地干活。配送报纸？这种活会让五年级的学生去做吗？

不，一般还是会被送到福利院吧。不知道福利院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也没什么吃的，比起这个破房子能稍微好一些吧。对，绝对应该好一些。问题是那种福利院，要谁带我去，如何申请才能让我进去呢？是要跟学校的老师说吗？或者是让警察叔叔来帮我办手续？

不过这些操心好像有些多余，我在那天晚上，被带到了位于大塚的一家医院。但是我觉得那其实不是医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没有护士。相反却聚集了很多警察。我听说过警察医院这个说法，但感觉也不太像。

“听说……你家就只有你一个人，真是对不住，你能不能……过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父亲。”

我只好点头。于是，我被带到一间阴森的房间，大概叫太平间吧，来到了盖着床单的床前。

我突然感到害怕起来。

记得到我家来的刑警说是从工地的九层坠落下来的。九层，是我学校教学楼的三倍那么高。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人的身体会成什么样子啊？

“脸部……有点那个什么，你能从胸部和腹部这些地方确认一下吗？”

脸部有点那个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正想着床单就被掀开了。

“呃……呕鸣……”

或许是我记错了，父亲的尸体看起来有一点儿泛着绿色。身体上好几处地方能看到缝着黑线的针脚。这可怎么确认啊？虽然这么想，但仔细看的话，胸毛的感觉正是父亲的，加上那唯一没有受伤的肚脐还保持着那熟悉的形状。

“……没错……是我爸爸。”

好不容易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又是一阵恶心翻滚上来。

又过了一天，这回是有人通过学校联系到我。是叫作木下兴业的